

南  
史



列傳第十七

南史二十七

李

延壽

孔靖

孫琇之 琇之曾孫

孔琳之 孫觀

殷景仁

從祖弟淳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稱祖愉晉車騎將軍父閭散騎常侍季恭始察孝廉累遷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被起爲山陰令不就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旣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爲託於是曲意禮接

瞻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  
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後於京  
口圖之帝亦以爲然時虞嘯父爲會稽內史季恭求爲府  
司馬不得出詣都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爲會稽內史使  
齎封板拜授正與季恭遇季恭便回舟夜還至即叩扉入  
郡嘯父本爲桓玄所授聞玄敗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  
安所住明日乃移季恭到任釐整浮華翦罰遊惰由是境  
內肅清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言項  
羽神爲下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  
無害也遷尚書左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爲會稽內史修

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爲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是歲武帝北伐季恭求從以爲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閔洛宋臺初建以爲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親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讓累年不受薨以爲贈子靈符位丹楊尹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爰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爲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荅對不實坐免尋又復官靈符慙實有堪幹不存華飾每所莅官政

績修理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譏構遣使鞭殺之二  
子湛之深之於都賜死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  
夫深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卽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  
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  
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  
免刑補冶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  
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  
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  
且惡之况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  
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

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  
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吳可棄市靈符弟靈  
運位著作即靈運子琇之琇之有吏能仕齊爲吳令有小  
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  
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  
丞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  
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三千斤齊武帝嫌其少及知琇  
之清乃歎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稱清嚴明帝輔政  
防備諸蕃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隆昌元年遷琇之  
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欲令殺晉熙琇之

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從遂不食而死  
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卽臻子幼孫梁寧遠枝江公  
主簿無錫令幼孫子奐

奐字休文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沛國  
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  
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仕梁爲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戶卽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  
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侯景陷  
建鄴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率侯子鑒乃脫桎梏厚  
遇之令掌書記時子鑒景之腹心朝士莫不卑屈奐獨無

所下或諫。奂曰：「不宜高抗。」奂曰：「吾性命有在，豈有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奂保持得全者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喪。唯奂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為左西掾。梁元帝於荊州即位，徵奂及沈炯、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為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為揚州刺史，又補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奂博物強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於奂。陳武帝作相，除司徒長史、左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來寇。



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下乃除吳建康令  
武帝尅日決戰乃令吳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間  
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棄其餘因而決戰大破賊武帝  
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  
以來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  
吳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  
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吳居陋儉  
素乃餉以衣糧一具吳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  
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陳文帝  
即位徵為御史中丞吳性剛直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

又達於政躰每所奏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咨決遷  
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為五  
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臺閣事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  
帝疾篤莫與宣帝及到仲辛并吏部尚書袁宏中書舍人  
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莫等曰今三方鼎峙宜傾  
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莫乃流涕  
歔歔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  
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  
卿乃用莫為太子詹事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出為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即

位為始興王長史。魚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太建六年，為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尅復淮泗，封賞叙用，紛紛重疊。魚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識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為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魚曰：「衮章本以德奉，未必皇枝。因抗言。」宣帝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為公，須在鄱陽。王後魚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摠為太子。詹事令管紀陸瑜言之。魚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

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宣帝宣  
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揔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  
無藉於揔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  
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  
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曰宋  
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揔  
為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奐奐不從  
及左僕射陸績遷職宣帝欲用奐代績已草詔訖後主抑  
遂不行十四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  
未行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

卷彈文四卷子紹安紹新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孝位  
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群晉御史中丞祖沈  
丞相掾父盛光祿大夫琳之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  
律能彈碁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閤祭酒玄  
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  
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  
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  
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宝本充衣食令分以為貨  
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

爲弊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  
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  
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  
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  
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  
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  
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  
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  
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覈故  
動黷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

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厭中者也兵荒已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旣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

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所居著績時責  
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脩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  
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  
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  
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遞用襲封之印亦世相傳貴在仍舊  
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  
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  
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  
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  
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



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別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栢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寔爲人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人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

莫不傾產單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一罷凶門  
之式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十一年除宋武帝平北征西長  
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  
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憲典時羨  
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  
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  
身汝必不應從坐何湏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  
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  
中從事邈子覲

覬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位中書黃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孝武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以覬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應舉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旣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大明元年徙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歷祕書監廷尉卿爲御史中丞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安陸王子綬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性使

酒杖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  
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閔懷爲府  
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  
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  
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  
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  
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覲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  
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  
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綸紙席  
之屬覲見之僞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

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  
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  
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  
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  
字景猷潁川陽陵人也後卒於南東海太守覬後爲司徒  
左長史道存代覬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  
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  
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卽  
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  
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

去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明帝即位召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  
司馬代覲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  
入東慰勞璪至說覲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  
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  
事無不尅覲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覲子長公璪二子淹玄  
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逃叛東歸遣書要吳  
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建鄴與長子寶素謀  
議未判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  
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覲前鋒軍已度浙江琛

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表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明帝即以代延熙爲義興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明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時覲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破岡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集人情乃安時齊高帝率軍東討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上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

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扞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扞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楮乃負楮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即皆摧破齊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之又大破之曇瓘因此敗走孔瓘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唐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覬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實趨石澗遇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山嶠村村人縛以送晏晏調曰此事孔瓘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



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顧琛王曇生表標  
等並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  
十七人餘皆原宥覲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  
丘陵謁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尅覲弟道存  
位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以爲侍中  
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左光  
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謚見而  
以女妻之爲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  
爲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章舊章

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嘗建議請百官  
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即位補侍中累  
表辭讓優詔中其請以爲黃門侍郎歷左衛將軍文帝即  
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  
四人並爲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  
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  
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爲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  
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  
車駕親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爲漢氏  
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蹈

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  
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乎萬國  
貽則後昆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  
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赧與載詣府服闋遷尚書僕射  
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  
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  
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旣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  
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  
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  
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

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  
非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入便噬人  
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  
於外殺之以爲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  
徙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  
故其計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  
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旣久左右皆不悟  
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牀  
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

南史列傳十七  
十四  
羊

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大樹旣而曰我誤耳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爲崇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大明五年孝武行經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道矜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怕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除散騎常侍

淳字粹遠景仁從祖弟也祖允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

自五兵尚書爲宋武帝相國左長史元嘉中位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官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歷中書黃門侍郎黃門清切直下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言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羹勗云益殷羹羹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輟飭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爲順帝撫軍長史子臻字後同幼有名行袁粲褚彥回並賞異之每造二公之席輒清言畢景主儉爲丹陽尹引爲郡丞袁粲先拜祕書丞求臻爲到省表臻荅曰何不見倩

拜而倩見作表遂不爲作歷位太子洗馬淳弟冲字希遠  
位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妃即淳女  
而冲在東宮爲劾所知遇劾殺立以爲司隸校尉冲有學  
義文辭劾使爲尚書符罪狀孝武亦爲劾盡力建鄴平賜  
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  
又以文章見知

論曰季恭命偶與王恩深性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挹  
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  
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直休文行己之度可謂近之  
琳之二議深達變通之道覲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

聽言則悖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筮元  
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美矣乎

列傳第十七

南史二十七





列傳第十八

南史二十八

李延壽

褚裕之

弟淡之  
湛之子彦回

玄孫球  
蓄子質養

裕之兄子湛

秦子向  
向子翔

畜弟澄

從父弟焯焮

焮子澹

澹子蒙

蒙子玠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哀之曾孫也祖歆祕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郎黃門侍郎宋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晉恭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為祠部尚書宋受命徙太常元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顯官為宋武帝車

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宋受命為侍  
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  
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  
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煮食於  
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  
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  
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  
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  
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為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  
聚合門宗謀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

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樹置遙以鄆令司馬文宣為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負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為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負外散騎常侍謝朏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鎮西諮議參軍孔窻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並在艱中皆起為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震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水軍禦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

恭期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謚曰質子裕之名與  
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為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  
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  
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  
板行廣州刺史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在任四年  
廣營賞貨資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親舊  
及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  
司馬武帝受命為右衛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  
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尋加散騎常侍求初四年出為雍  
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

子恬之嗣恬之弟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寂之子曖尚宋文帝第六女琅邪真長公主位太宰參軍亦早卒曖子績位太子舍人亦尚宋公主績子球字仲寶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有一女存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仕齊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貧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自球也後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給筆中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

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  
幹故爲文帝所知歷顯位爲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  
中左衛將軍左戶尚書丹楊尹元凶殺逆以爲吏部尚書  
復出爲丹楊尹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  
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彥回澄登輕舟南奔彥  
回始生一男爲劭所殺孝武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  
元年爲中書令丹楊尹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  
鄉侯大明四年卒謚敬侯子彥回

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  
時父湛之爲丹楊尹使其子弟並著世儔於齋前習行或

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湛之  
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并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  
之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  
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  
貴乃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  
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祕書丞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  
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間嫡  
母吳縣主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  
猶不許彥回流涕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  
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



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爲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爲亂階宋明帝卽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問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帝之在蕃與彥回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改封雩都伯歷待中領尚書右衛將軍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嘆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

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  
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  
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  
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僖人常珎竒與薛安都為逆降叛非  
一後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位彥回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  
不足大加寵異帝不從珎竒尋又叛彥回後為吳郡太守  
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  
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襪指牀頭大函曰文  
書皆函內寘此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  
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令美物

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爲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爲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以母老疾晨昏須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旣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彥回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不復可識暮年不盥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彥回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彥回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舉手

指高帝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高帝餉物別彥  
回又語人曰此人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  
引高帝豫焉高帝既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充州高帝固讓  
與彥回及衛軍表粲書陳情彥回粲荅書不從高帝乃受  
命其年加彥回尚書令侍中給班劔二十人固讓令三年  
進爵為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  
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問閔得至者一枚直數千  
錢人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  
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  
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

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骨立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朞祭禮及表解職並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李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

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  
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  
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  
性命非有竒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  
高帝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  
其內耳高帝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彥回  
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謙而  
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  
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  
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

爲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  
彥回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  
嘗耐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爲自漢宣帝  
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  
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  
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  
王儉等未及荅彥回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  
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彥回善彈琵琶齊  
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  
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爛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

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  
城寧爲表粲死不作彥回生高帝崩遺詔以爲錄尚書事  
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  
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  
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  
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  
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摠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  
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  
申隆寄旣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彥回班劔爲三十  
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彥回少時嘗篤病夢人以上著一



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  
熒惑相係犯上將彥回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  
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薨年四十八家無餘  
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祕器時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  
疑應爲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  
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  
史又以彥回旣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  
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  
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衰弔司徒府宜依  
居官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增班劔爲六

十人葬送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轎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彥回始也又詔彥回妻宋故巴西主埏媛襲啓宜增南康郡公夫人

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彥回薨服闋見武帝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戶尚書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綦仍居墓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剋大怒不

肯復飲食內外閤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  
謝瀹聞其弊柱侯之排閤不可開以杵槌破進見賁曰事  
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  
也豈不全之哉賁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  
啓手歸全必在舊隴兒輩不才未達余趣移尸徙殯失吾  
素心更以此爲恨耳永明七年卒

秦字茂緒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  
還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秦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  
軍將軍永元元年卒太常諡穆子秦子向字景政年數歲  
父母相繼亡沒毀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

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仕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子翔

翔字世舉起家祕書郎累遷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即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城友文學加正王二等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在政繁已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爲善政所感以秩滿吏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

允遷侍中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  
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  
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爲精誠所致云

澄字彥道彥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  
生彥回後尚吳郡主生澄彥回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  
主表彥回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  
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  
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荅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  
不差澄爲診脉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瀹雞子過  
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

裹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其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  
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  
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為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彥回  
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貂坐  
褥壞作裘及纓又贖彥回介幘犀導及彥回常所乘黃牛  
永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  
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為東昏皇后永元元年卒  
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都陽太守炤少有高節  
王儉嘗稱才堪保傳為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為國子博

南史列傳卷之十八  
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焯焯問曰  
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焯正色曰不  
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  
客滿坐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  
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  
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輜車給之焯  
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  
免焯弟炫

炫字彥緒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彥回謂人曰  
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爲正負郎從宋明帝射雉帝

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臯遂空行  
可笑坐者莫荅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暈  
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驩帝意解乃  
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  
與彭城劉悛陳郡謝朓濟陽江敷入殿侍文義號為四友  
齊臺建為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  
守前後三為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  
至大官永明元年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  
交游論者以為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  
右常捧一黃絨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



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表自  
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  
未拜卒無以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貞子子澹

澹字士洋仕梁爲曲阿令歷晉安王中錄事正貞郎烏程  
令兄游亡棄縣還爲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  
令御史中丞湘東王府諮議參軍卒澹之爲縣令清慎可  
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雅爲湘東王所親愛澹子蒙位太  
子舍人蒙子玠

玠字溫理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  
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

文訓義典實不尚淫靡陳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  
還遷中書侍郎大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賦污  
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  
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  
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  
丁大戶類多隱沒玠鎖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敕慰勞  
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  
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  
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信後因義達  
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

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糝百里才玠曰吾  
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躋若謂其不能自  
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  
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東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  
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  
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  
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  
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  
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子亮位尚書殿中侍郎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

及於逢迎興運謗議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責也  
昭貞勁之性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  
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隕者矣

列傳第十八

南史二十八

百身死傳

古

列傳第十九

南史二十九

李

延壽

蔡廓

子興宗  
約弟搏

孫約  
曾孫疑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緄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爲宋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梗閑素爲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擲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勸教傷情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

下辭朝議從之卅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  
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  
百寮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  
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  
為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為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廓因比  
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  
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  
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  
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  
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

居權要徙爲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傳亮率百  
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  
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  
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  
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云何裁轉背便  
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  
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  
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  
以古推今自免爲難也廓年位並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  
時歲皆束帶詣門奉兄軌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



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廓荅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常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兒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禪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

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之厚善元凶殺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

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荅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羲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荅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鑠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爲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令孫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爲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眚猶應蒙宥令

孫天屬理相為隱况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有合闕見從出為東陽太守後為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與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媠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眊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明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榮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

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  
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  
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  
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恒撓阿順  
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  
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  
除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  
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  
曰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殞  
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

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  
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  
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  
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  
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  
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  
軍常侍如故殷恒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  
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  
復奪常侍則頗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過微人本宜裁抑今  
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官官

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為黃門而已興宗又曰  
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  
又領校不為少也使選令史顏樟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  
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為右衛加給事中由是  
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興宗為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  
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  
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使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  
袁愍孫私相許與自相選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  
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  
納何后寺尼智妃為妾姿覓甚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

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  
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為名師伯  
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  
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為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  
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顛為雍州刺  
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  
保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顛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  
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  
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  
上甚踈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



若內難得弭外豐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  
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  
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  
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  
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  
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  
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  
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擣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  
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  
比日前憲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

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  
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  
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  
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  
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  
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  
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  
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  
失僕荷卷深重故吐春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  
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

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與宗故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

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數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搢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

見陵曳唯與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  
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  
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  
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  
橫屍大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  
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者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  
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  
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  
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  
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

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  
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筭之清蕩可  
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旣平之後方當勞聖  
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  
卿言褚圻平函送表顛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  
潛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固讓不許之封  
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  
國將軍劉劭攻圍之四方旣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  
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旣定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  
數行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劭

詐造果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  
反後遣使歸欵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  
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尺  
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  
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  
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  
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  
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  
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  
周旋及景先為鄱陽郡會晉安王子勛為逆轉在竟陵為

吳喜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  
其喪柩家索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置佐加都督會  
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  
人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  
滋長督責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  
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中羊玄保爲吳郡行之久不復  
脩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  
射褚彥回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  
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劔二  
十人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

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  
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  
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  
乃當判耳毅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  
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  
何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  
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  
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地傳隆與父廓善興宗常脩父友  
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興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  
杖敬玉了無忤容興宗竒其言對命釋縛試以伎能高其



筆札因以侍兒賜之爲立室宇位至尚書右丞其過惡揚善若此敬王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興宗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顓始生子豕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顓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荅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

之麴邪舊意既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顛又禍敗  
豕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娶居名  
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  
豕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  
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  
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  
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  
果薨於光祿大夫云文集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  
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

約字景撫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

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既武  
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贖論出為宜都  
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為近  
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  
何人燭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  
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  
履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柘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  
可悅柘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  
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第搏  
搏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事

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齋水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  
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為侍中遷臨海太  
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為侍中吳興太守初擢在臨  
海百姓揚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酬乳哺  
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  
孫訴擢判還本主吳能為巫出入擢內以金釧賂擢妾遂  
改判與吳元孫搢登聞鼓訟之為有司劾時擢已去郡雖  
不坐而常以為耻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  
種白菟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為  
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表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

樽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三通不報勉笑曰當須  
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袂道  
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並請避之樽  
堅守不動命衆出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  
書在選弘簡有名稱又爲侍中領祕書監武帝嘗謂曰卿  
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樽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  
擢此外無人約時爲太子少傅岫爲右衛將軍樽風骨梗  
正氣調英疑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爲殿中郎  
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  
了事樽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

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叅軍署名臣搏少而仕宦未嘗有  
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  
尋悔取事為書帝嘗設大臣麤搏在坐帝頻呼姓名搏竟  
不荅食麤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搏始放筋執  
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為右戚且職在  
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凝厲善自居適  
女為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  
間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為中書  
令卒於吳郡太守謚曰康子司空袁昂嘗謂諸賓曰自蔡  
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為名輩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

南史列傳十九  
史彥深弟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凝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  
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  
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  
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  
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  
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  
爲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  
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  
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

追還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  
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表憲不行後主曰何為凝曰  
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  
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  
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  
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  
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頌  
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與宗出內所踐不墮家聲  
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凝



南史列傳卷之六  
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  
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  
也

列傳第十九

南史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

南史三十

李

延壽

何尚之

子偃 孫戢 偃弟子求 求弟黜  
黜弟胤 胤從弟炯 尚之弟子昌寓  
昌寓子敬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瀟人也曾祖準高尚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即往致哀以此為常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劫父睦以

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  
叔度爲尚書議曰設法止姦必本於情理非謂一人爲劫  
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  
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解腕求  
存於情可愍並合從原從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  
守太保王弘每稱其清身絜已尚之少頗輕薄好擣蒲及  
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  
貧初爲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補主簿從征長安以  
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病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  
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

義真與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冶渚及至郡叔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荅曰殆數百人叔度笑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關何彥德也昔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廢徙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後拜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文帝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長史劉斌為丹楊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

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常云尚之  
西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尚之女適劉  
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楊乃徙尚之爲  
祠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尚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尚書時  
左衛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尚之察其意趣異常白文帝宜  
出爲廣州若在內豐成不得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  
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引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  
相黜斥萬姓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  
共知如此不憂致大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二十  
三年爲尚書左僕射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

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尚之又諫上不許曰小人常日曝背此不足為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夜尚之又表諫上優詔納之先是患貨少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憤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為若以大當兩

則國傳難朽之寶多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  
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  
八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  
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帝與江夏王  
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當未宜申  
許尚之還攝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覲尚之既任事上待  
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  
以嗤焉時或遣軍北侵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  
位司空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者劭悉欲誅之  
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全免孝武即位復為尚書令丞相南

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於法為重超從坐者由是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蕭思話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寔為津要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居江南之半江左以來揚州為根本委荊州以閩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荆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宜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



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  
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尚文  
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少相好狎二人並短小尚之  
常謂延之為後延之目尚之為猴同游太子西池延之問  
路人云吾二人誰似猴路人指尚之為似延之喜笑路人  
曰彼似猴耳君乃真猴有人嘗求為吏部郎尚之歎曰此  
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  
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  
論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  
又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

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謚曰簡穆公子偃

偃字仲弘元嘉中位太子中庶子元凶弒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又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孝武即位任遇無改歷位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時求讜言偃以為宜重農郵本并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奉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宐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因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為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

竣既任遇隆密謂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逾憤懣與偃遂隙竣時權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悻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靈不仕孝武遇偃既深備加醫療乃得差偃素好談玄注莊子逍遙篇傳於時卒官孝武與顏竣詔甚傷惜之謚曰靖子戢

戢字惠景選尚宋孝武長女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郎景和卅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彥回侍已彥回雖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元徽初彥回參朝政引戢為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改授司徒左長史齊高帝為領軍與戢來往

數申懽宴高帝好水引餅戢每設上焉久之復為侍中累  
遷高帝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  
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彥回以戢  
資重欲加散騎常侍彥回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  
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領選職方首小輕不容頓加常  
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儉既左珥若復加戢  
則八座便有三蟬若帖以驍游亦不為少迺以戢為吏部  
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彥回相慕時人號  
為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為奢麗出為  
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羽善畫者顧景

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  
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卒年三十六謚懿子女為鬱林  
王后父追贈侍中右光祿大夫

求字子有偃弟子也父鑠仕宋位宜都太守求元嘉末為  
文帝挽郎歷位太子洗馬丹楊郡丞清退無嗜慾後為太  
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  
吳隱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宋明帝崩出奔國  
哀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野外拜  
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舡逃歸吳隱武丘山齊永明四年拜  
大中大夫不就卒初求父鑠素有風疾無故害求母王氏

坐法死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黜

點字子皙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  
昏宦尚之強爲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  
本志遂得罷黜明目秀眉容兒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  
自矜博通群書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  
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遊人間不簪不帶以人地並高  
無所與屈大言蹠踞公卿敬下或乘柴車躡草屨恣心所  
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爲孝隱士弟胤爲小隱士大夫  
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兄求亦隱吳郡  
武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二年腰帶減半宋太始

末徵爲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  
就與陳郡謝滂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爲莫逆友點門世  
信佛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德璋爲築室焉園有卞忠  
貞冢點植花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招攜勝侶及名德  
桑門清言賦詠優游自得初褚彥回王儉爲宰相點謂人  
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回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  
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  
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  
望塵不及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  
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遣點齎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

點少時嘗患渴利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  
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  
差時人以為溥德所感性通佻好施遠近致遺一無所逆  
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  
言旁人禽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令告有司  
盜懼乃受之點雅有人倫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  
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  
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邪於是悲慟不能禁老又娶魯  
國孔嗣女嗣亦隱者點雖昏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  
之人莫諭其意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為詩有高言點荅



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而融久病之及點後  
昏融始為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  
永元中崔惠景圍城人間無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惠  
景性好佛義先慕交點點不顧之至是乃逼召點點裂裘  
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惠  
景平後東昏大怒欲誅之王瑩為之懼求計於蕭暢暢謂  
茹法珍曰點若不誘賊共講未必可量以此言之乃應得  
封東昏乃止梁武帝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論舊賜以鹿  
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帝贈詩酒恩禮如  
舊仍下詔徵為侍中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

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天監二年  
卒詔給第一品材具喪事所須內監經理點弟胤

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年八歲居憂毀若成  
人及長輕薄不羈晚乃折節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  
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  
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爲建  
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  
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  
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  
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後以國子祭酒

與太子中庶子王瑩並為侍中時胤單作祭酒疑所服陸澄博古多該亦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爾後詳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及鬱林嗣位胤為后族甚見親待為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

永元中徵爲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梁武帝霸朝建引爲  
軍謀祭酒并與書詔不至及帝踐阼詔爲特進光祿大夫  
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并徵謝朓杲之先至胤  
所胤恐胡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  
跪受詔出就席伏讀胤因謂杲之曰吾昔於齊朝欲陳三  
兩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  
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  
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懸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  
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圓丘  
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

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  
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陳之杲之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  
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及杲之從謝朓所還問胤以出  
期胤知朓已應召荅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  
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  
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  
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朓  
俱前代高士胤處名譽尤邁矣杲之還以胤意奏聞有敕  
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  
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

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  
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即林成援  
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  
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  
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  
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  
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  
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胤送至  
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  
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

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  
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  
悽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  
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徑來趨胤伏  
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初開善  
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山後還都卒於鍾山死日胤  
在波若寺見一名僧授胤香炉奩并函書云貧道發自揚  
都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  
有訪之香炉乃藏公所常用又於寺內立明珠柱柱乃七  
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太子欽其德遣

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  
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  
見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帔行列在前俱拜牀下覺又  
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困不復瘳初胤侈於味食必方  
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以為非見生物  
疑食蚺螭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岷曰鮓之就脯驟於屈申  
蟹之將糖蹂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蚺螭  
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犢殼外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  
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



永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此議大怒汝南周顒與胤書勸  
令食菜白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  
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  
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  
心之慘行亦自及夫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晷  
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生  
性之一啓鑿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  
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媿夫人得此有素聊復片言發  
起耳故胤末年遂絕血味胤注百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  
周易十卷毛詩摠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

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有高風

何炯字士光胤從弟也父擢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胤受業一暮並通五經章句白晢美容貌從兄求點每曰叔寶神清杜又膚清今觀此子復允衛杜在目從兄戢謂人曰此子非止吾門之寶亦爲一代偉人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胤謂曰求點皆已高蹈汝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梁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書侍御史以父疾陳解炯侍疾踰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猪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

親友請譬言終於不回遂以毀卒先是謂家人曰王孫玄晏  
所尚不同長魚慶緒於事爲得必須儉而中禮無取苟異  
月朝十五日可置一甌麤粥如常日所進又傷兩兄並淡  
仕進故祿所不及恐而今而後溫飽無資乃漼然下泣自  
外無所言

何昌寓字儼望尚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昌寓少而清  
靖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爲  
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府主簿以風素見  
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還爲齊高帝驃騎功曹昌寓  
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高帝理其寃又與司空

褚彥回書極言之高帝嘉其義歷位中書郎王儉衛軍長  
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臨海王昭秀爲荆  
州以昌寓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將踐  
阼先使裴叔業賞百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昌寓拒之曰  
國家委身以上流之重付身以萬里之事臨海王未有失  
寧得從君單詔邪即時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  
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荅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  
者僕也君不能見殺政有必流之計耳昌寓素有名德叔  
業不敢逼而退上聞而嘉之昭秀由此得還都昌寓後爲  
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寓謂曰君是誰後荅曰

子騫後昌寓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遥遥華胄昌寓不雜交游通和汎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後卒於侍中領驍騎將軍贈太常謚曰簡子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梁天監中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吏人稱之累遷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出爲吳郡太守爲政勤恤人隱辯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爲天下第一吏人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復爲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絮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

縛敬容希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鬚衣裳不整伏牀慰之或暑月背爲之焦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爲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遷左僕射丹楊尹並參掌大選如故敬容接對宿朋言詞若訥訥荅二宮則音韻調暢大同中朱雀門災武帝謂羣臣曰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相顧未荅敬容獨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五年改爲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又處臺閣詳悉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包直餉餽無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

貧怯爲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苟小爲文容字大  
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旣竒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  
答又多漏禁中語故嘲謂日至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  
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  
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嘲之亦不屑也帝嘗夢具朝服入  
太廟拜伏悲感旦於延務殿說所夢敬容對曰臣聞孝悌  
之至通於神明陛下性與天通故應感斯夢上極然之便  
有拜陵之議後坐妾弟費惠明爲導倉永夜盜官米爲禁  
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將軍敬容以書解惠明  
譽前經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奏帝大怒付南司推劾

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漑  
謂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初沙門釋寶誌嘗  
謂敬容曰君後必貴終是何敗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  
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中  
大同元年三月武帝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  
聽敕許之又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  
時賓客門生諠譁如昔翼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  
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  
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  
言裁至公曰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



自斥未有嬰時豈而求親者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酌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然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舐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異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

茅茨於鐘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  
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  
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  
冀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寔耻天下之士不爲執事  
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  
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建鄴敬容自府移家臺內景  
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  
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簡文謂曰淮北始更有信  
侯景定得身免敬容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簡文失  
色問其故對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簡文頽於玄

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  
謂孜曰昔晉氏喪亂頗由祖尚虛玄胡賊遂覆中夏今東  
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  
徵也三年卒于園內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奉佛  
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權者因助財  
造構敬容並不拒故寺堂宇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  
衆造寺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  
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敬容特爲從兄胤所親愛胤在  
若邪山嘗疾篤有書云田疇館宇悉奉衆僧書經並歸從  
弟敬容其見知如此敬容唯有一子年始八歲在吳臨還

與胤別胤問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胤即命紙筆名曰  
穀曰書云兩玉曰穀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謂穀也位  
祕書丞早卒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已之迹動不踰閑及  
乎洗閣取譏皮冠獲誚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父子  
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詖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謂巧官  
此之謂乎黠胤弟兄俱云遁逸求其蹈履則非曰山林察  
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哲之赴惠景子秀之矯敬冲  
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宗以之入用未  
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何以至於此也昌

南史卷之二十一  
一八  
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蠱賄而敗業惜乎

列傳第二十

南史三十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一

李

延壽

張裕

子永 子懷

兄子緒 率弟盾

率弟盾

懷弟稷

稷子嶧

稷從子種

張裕字茂度吳郡吳人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稱曾

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御史度支尚

書吳國內史茂度仕為宋武帝太尉主簿揚州中從事累

遷別駕武帝西伐劉毅北伐關洛皆居守留任州事出為

都督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綏靜百越嶺外安之元嘉元

年為侍中都督益州刺史帝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

軍襲江陵晦平西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  
出軍遲留弟邵時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  
故不加罪累遷太常以脚疾出爲義興太守上從容謂曰  
勿以西蜀介懷對曰臣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後爲都  
官尚書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  
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  
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謚曰  
恭子子演位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求辯代俱知名時謂  
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  
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

之取胡牀坐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  
是不復酣叫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  
及初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  
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  
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云其子孫遂  
昌云

永字景雲初為郡主簿累遷尚書中兵郎先是尚書中條  
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脩撰徙永為刪定郎掌其任二  
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  
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



兼善又有巧思益爲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力文帝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爲揚威將軍冀州刺史加都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進攻碣礮累旬不拔爲魏軍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魏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與思話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

元凶弒立起求為青州刺史及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  
改求為冀州刺史加都督求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  
宣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  
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求坦懷又使求從兄長史張暢與求  
書勸之使遠慕廉蔭在公之德近効平勃亡私之美事平  
召為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領中兵孝武孝建元  
年藏質反遣求輔武昌王渾鎮京口大明三年累遷廷尉  
上謂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復無冤人求曉音律  
太極殿前鍾聲嘶孝武嘗以問求求荅鍾有銅滓乃扣鍾  
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明帝即位為青冀二州刺史

監四州諸軍事統諸將討徐州刺史薛安都累戰尅捷破薛索兒又遷鎮軍將軍尋為南充州刺史加都督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魏兵既至永狼狽引軍還為魏軍追大敗復遇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會稽太守加都督將軍如故以北行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坐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號曰侍從有軍事輒語左右報卽君知也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在會稽賓客有謝方

童阮須何達之等竊其權賦貨盈積方童等坐下獄死永  
又降號冠軍將軍廢帝即位爲右光祿大夫侍中領安成  
王師出爲吳郡太守元徽二年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加都督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其爲將帥能與士卒同甘  
苦朝廷所給賜脯餼必棊坐齊割手自頒賜年雖已老志  
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即日命  
駕還都未之鎮遇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屯白下休  
範至新亭前鋒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反唱言臺城陷  
永衆潰棄軍還以舊臣不加罪止免官削爵以愧發病卒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沖爲吳興太守謂

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  
大至後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  
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  
知仁不須案也累遷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爲北  
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  
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將軍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  
晉安王爲征虜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  
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幼執事多門  
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  
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

更是才用多少耳入爲黃門郎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  
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召岱謂曰卿美効夙著  
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摠刺史之任無謂小  
屈終當大申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  
徽中爲益州刺史加都督數年益土安其政累遷吏部尚  
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  
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齊高帝欲  
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高帝曰  
恕爲人我所悉其又與瓌同勲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  
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耻加散騎常侍建元元

南史列傳五十一  
五  
年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岱褚彥回謂得此過優若  
別有忠誠特宜引者別是一理詔更量出爲吳郡太守  
高帝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曰大郡任重乃未欲  
回換但摠戎務毅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  
拜竟詔以家爲府武帝即位復爲吳興太守岱晚節在吳  
興更以寬恕著名遷南兖州刺史未拜卒岱初作遺命分  
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謚曰  
貞子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  
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

云是我輩人暢言於孝武帝用爲尚書倉部郎都令史諮  
詳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宋明帝每見緒輒歎  
其清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  
尚書表漿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官職復  
轉中庶子後爲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官  
罷選曹擬舍人王儉爲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  
秘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嘗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  
以告袁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  
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爲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爲中  
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



北士可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駕幸莊嚴  
寺聽僧達道人講維摩坐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遷僧  
達以近之時帝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  
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  
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  
爲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  
以爲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  
延之代緒爲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爲此職今  
以王延之張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緒長  
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不解易中七事

武帝即位轉吏部尚書祭酒如故永明二年領南郡王師  
加給事中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武帝  
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遷散騎常侍  
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  
晃屬選用吳郡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  
晃遺書於緒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  
下何得見逼乃止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  
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之爲益州獻弱柳  
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纒時舊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  
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

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王儉爲尚書令丹楊尹時諸令史來問訊有一令史善俯仰進止可觀儉賞異之問曰經與誰共事荅云十餘歲在張令門下儉目送之時尹丞殷存至在坐曰是康成門人也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如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談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飧然未嘗求也死之日無宅以殯遺命凶事不設柳翬上以蘆葭輜車引柩靈上置盃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緒事之如親兄齋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

散騎常侍特進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完宋後廢帝時爲正  
負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完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  
人伏法允兄充知名

充字延符少好逸遊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右  
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絀脫鞬拜於水次緒曰一身  
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  
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改多所  
該通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歷尚書殿中  
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  
儉方聚親賓充穀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

及聞武帝欲以緒爲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以爲愠與儉  
書曰頃日路長霖霞輻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  
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前史從橫萬  
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  
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  
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以利欲干懷  
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  
情峯橫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  
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踈疑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  
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在世長群魚鳥畢景松阿雖

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父之遊  
偃息於卜居之會日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聳日吐  
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  
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至  
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卧風月悠悠琴酒岫  
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隔江川每  
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孝優而仕道佐蒼生功  
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  
蓋而長懷渭川之叻佇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崐西百  
姓岱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已造時人

騁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權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  
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胷述平生論  
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竄阻  
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妾塵執事儉以爲脫略弗之重仍以  
書示緒緒杖之一百又爲御史中丞到搗所奏免官禁錮  
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爲之敗終爲之成久之爲司徒諮  
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惠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  
賓客累遷義興太守爲政清淨吏人便之後爲侍中梁武  
帝丘至建鄴東昏逢殺百官集西鍾下召充充不至武帝  
霸府建以充爲大司馬詔議參軍天監初歷太常卿吏部

尚書居選以平允稱再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登堂講說  
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孝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  
不敢當再遷尚書僕射頃之出爲吳郡太守下車恤貧老  
故舊莫不忻悅卒於吳郡謚曰穆子子最嗣

瓌字祖逸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永之子也仕宋累遷  
桂陽內史不欲前兄瑋處祿自免不拜後爲司徒右長史  
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  
下敗績阮佃夫等欲加罪齊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  
自結後遭父母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彥卽有異圖弟  
遐爲吳郡潛相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



選諸張世有豪氣環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選召環  
委以軍事環僞受命與叔怒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  
莫敢動事捷高帝以告左軍張沖沖曰環以百口一擲出  
手得盧矣即授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從弟融  
聞之與環書曰吳郡何晚何須王反聞之嗟驚乃是阿兄  
郡人顧嵩陸閑並少年未知名環並引爲綱紀後並立名  
世以爲知人齊建元元年改封平都侯遷侍中與侍中沈  
文季俱在門下高帝常謂曰卿雖我臣我親卿不異曠疑  
等文季每還直器物若遷環止朝服而已時集書每兼門  
下東省實多清貧有不識環者常呼爲散騎出爲吳興太

守環以既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徵拜左尚書加右軍將軍還後安陸王綯臨雍州行部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綯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荅曰張使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綯由是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復欲委去環曰陛下御臣等若養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之廢朝臣到宮門參承明帝環託脚疾不至海陵立明帝疑外藩起兵以環鎮石頭督衆軍事環見朝廷多難遂

恒卧疾建武末屢啓求還吳覓許居室豪富伎妾多房或  
者譏其衰暮畜伎環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  
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明帝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  
授環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環遣兵迎  
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環棄郡逃人間事平  
乃還郡爲有司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三年梁  
武帝起兵東昏假環節戍石頭尋棄城還官梁天監元年  
拜給事中右光祿大夫以脚疾拜於家四年卒環有子十  
二人常云中應有好者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或數日

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  
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  
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  
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  
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陸厥幼相  
友狎嘗同載詣左衛將軍沈約遇任昉在焉約謂昉曰此  
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識之由此與昉友梁夫監  
中爲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  
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等寫給後宮  
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爲傲世率懼乃爲待詔賦奏之甚見

稱賞羊叔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兼  
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  
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盛率奏詩往反六  
首後引見於玉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  
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竒才若復以禮  
律為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曾未有為之  
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尋以為秘書丞掌集書詔策四  
年楔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  
與到漑周興嗣為賦武帝以率及興嗣為工其年父憂去  
職有父時妓數十人其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珙

之求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琬之乃飛  
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武帝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  
時論服闋久之不仕七年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俄  
直壽光省脩丙丁部書抄累遷晉安王宣惠諮議參軍率  
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後為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  
留心簿領及為別駕奏事武帝覽牒問之並無對但荅云  
事在牒中帝不悅後歷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丁所生  
母憂卒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志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  
三千石還宅及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  
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自少屬文七略及藝文志所

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四十卷行於世子長公率弟盾

盾字士宣以謹重稱爲無錫令遇劫問劫何須劫以刀斫其頰盾目咄咄不易餘無所言於是生資皆盡不以介懷爲湘東王記室出監富陽令廓然獨處無所用心身死之日家無遺財唯有文集并書千餘卷酒米數甕而已

稷字公喬瓌弟也幼有孝性所生母劉無寵遘疾時稷年十一侍養衣不解帶每劇則累夜不寢及終毀瘠過人杖而後起見年輩幼童輒哽咽泣淚州里謂之淳孝長兄瑋善彈筆稷以劉氏先執此伎聞瑋爲清調便悲感頓絕遂

終身不聽之性疎率朗悟有才略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父  
求及嫡母丘相繼歿六年廬于墓側齊永明中爲豫章王  
疑主簿與彭城劉繪俱見禮接未嘗被呼名每呼爲劉四  
張五以貧求爲剡令略不視事多爲小山遊會山賊虜  
之作亂穆率厲部人保全縣境所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黃  
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  
還之自幼及長數十年中常設劉氏神坐出告反面如事  
生焉歷給事中黃門侍郎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  
改永寧爲長寧永元末爲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衛  
尉江淹出奔穆兼衛尉卿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



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閣張齊行弑于含德殿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誼武帝以稷為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為散騎常侍中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嘗於樂壽殿內宴稷醉後言多怨辭形於色帝時亦酣謂曰卿兄殺郡守弟殺其君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勲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帝埒其鬚頰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忠貞官必險達殺君害主

業以爲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稷  
宅以盛暑留幸僕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  
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  
乘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  
霍字希光畷字農人同字不見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  
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爲青冀二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閣讀  
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  
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稷性明烈善與人交歷官無畜聚  
奉祿皆頒之親故家無餘財爲吳興大守下車存問遺老  
引其子孫置之右職政稱寬恕初去郡就僕射徵道由吳

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裝徑還都下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稷長女楚媛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逢稷見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稷與族兄充融卷俱知名時見云充融卷稷爲四張卷字令遠少以和理著稱能清言位都官尚書天監初卒稷子嶷

嶷字四山稷初爲剡令至嶷亭生之因名嶷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班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歡然方雅有志操能清言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不聽音樂第淮言氣不倫嶷垂泣訓誘起家祕書郎累遷鎮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王暕日玄言因爲之筮得節卦謂

嵯曰卿後當東入為郡恐不得終其天年嵯曰貴得其所耳時伏挺在坐曰君王可畏人也還為太府卿吳興太守侯景圍建鄴遣弟伊率郡兵赴援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遣難東歸嵯往見之謂曰賊臣憑陵人臣効命之日今欲收集兵刃保據貴鄉雖復萬死誠亦無恨浚固勸嵯舉義時邵陵王倫東奔至錢唐聞之遣前舍人陸丘公板授嵯征東將軍嵯曰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嵯嵯斬其使仍遣軍破神茂侯景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助神茂擊嵯軍敗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以刃終不屈執以送景景將舍之嵯曰

速死爲幸乃殺之子弟遇害者十餘人景欲存其一子嶮  
曰吾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處求恩於是皆死賊平元帝  
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貞子嶮弟宰知  
名

種字士苗永從孫也祖辯宋大司農廣州刺史父略太子  
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傍無造請時人語  
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爲中軍  
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及武陵王  
紀爲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爲左西曹掾種辭以母老  
爲有司奏坐黜免侯景之亂奉母東奔鄉里母卒種時年

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葬服雖畢居家飲食恒若在喪景平初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起爲中從事并爲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無子賜以妾及居處之具陳武帝受禪爲太常卿歷位左戶尚書侍中中書令金紫光祿大夫種沈深虛靜識量宏博時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以爲宜居左執其爲所推如此卒贈特進謚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顯位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秩嘗於無錫見重囚在獄天寒呼囚暴日遂失之帝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

稜亦清靜有識度位司徒左長史贈光祿大夫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子  
並尚崇構克舉家聲其善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身簡  
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絕百心  
以永元之末人憂塗炭空喬重圍之內首創大謀而旋見  
猜嫌又况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議四山赴蹈  
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列傳第二十一

南史三十一